

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東方文庫第六十二種



書
館
發
行



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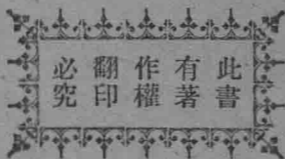
週	東
年	方
紀	雜
念	誌
刊	二
物	十

Modern Literature and Social Reconstruction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再版



（東方文庫）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目次

社會改造運動與文藝……………一

俄羅斯文學和社會改造運動……………一五

近代文學與兒童問題……………四三

緒論 一、兒童是服務宗教的便宜的手段說 二、兒童是母的本

能的偶然的產物說 三、兒童是自我永存的一種的手段說 四、

兒童是人類保存和進化的唯一的手段說 五、兒童是性的更新作

用的產物說 結論

社會改造運動與文藝

謝六逸譯述

當着這社會改造聲浪高呼的時候，我們應該看看文學藝術與社會改造有怎樣的關係？並且占什麼位置？直言之，就是現在的社會改造運動，與現在及未來的文藝，有如何的關係？這篇文章的主旨，就在這點。

在沒有考察現代社會改造運動與現在未來的文藝的關係之前，先要看文藝和社會的關係是怎樣？就是文藝和社會怎樣的接觸？已過的許多社會改造運動，同那個時代的文藝有沒有交涉？我們應該依着這個順序去研究一下。

對於這個問題，可以由心理學的、美學的、文明史的種種方面去考究。心理學和美學的方面，暫爲擱置。先由文明史的方面看，我們可以說文學藝術自發生的狀態以來，實有益於人間的社會改造運動。試一翻瑪肯其教授（他是由文明史去研究文學進化的徑路的）希倫教授（希氏於藝術之發生學的研究，別創一新紀元）貴約（社會學的美學之開拓者）諸人的學說，便可證明。

希倫氏研究社會最初之形式，原始民族之生活，與藝術的關係。在原始民族之中，怎樣發起藝術？相互之間，有怎樣的效果？希氏論到這點，由兩方面去說：第一是原始民族各人業務之刺戟和整理。第二是各個人業務的相互作用。意思就是說藝術是因爲原始民族之間的生活的刺戟、整理，及協力的必要而生的。並且要充足這些必要，於是藝術就與原始人的生活改造有了交涉。這種觀察，實爲考究藝術與生活改造及社會改造的關係的出發點。社會最初的原始狀態的時候，藝術對於生活的意義，已經如此；何況由原始時代，漸漸的進步到現在，社會的組織，更

加複雜。文藝和社會改造的關係，焉能不更加密接呢？瑪肯其教授說社會進化定要經過四階級——就是原始時代，未開化時代，專制主義時代，德莫克拉西時代，所以文藝的進化，也隨着這個階級，由原始時代到未開化時代，未開化時代到專制主義時代；專制主義到德莫克拉西時代。進化越複雜，應那個時代的文藝的進化，也跟着複雜。到了近代，社會的生活複雜，社會生活的改造複雜，所以文藝也他們生了密切的關係。貴約說：『文藝常為新社會的創造者，舊社會的改造者。』這話實在不錯的。

二

往古姑不論，僅就瑪肯其教授所說的第四階級——德莫克拉西時代，應有的社會和文藝的關係觀察。由文明史的方面看去，近代的德莫拉克西，實在由十五世紀起於義大利的文藝復興中產生出來的。據文明史家之言，文藝復興期是

世界的發見和人間的發見所贏得的時代。維爾得彼得說：『文藝復興運動，是人生思自由的，適當的方法的願望表現出來的，使經驗過這種願望的人，採取智的及想像的種種手段。』因為人生思自由的，適當的方法，於是不能不依一種比較智識的，比較想像的手段。由於這種比較智的，比較想像的手段，考察人生的結果，所以那個時代，是世界的發見和人間的發見所贏得的。因為世界的發見，就是智識的解放，人間的發見，就是感情的解放。解放了的智識，更誘起實在主義——經驗本位科學——的勃興；解放了的感情，更促進民衆意識的勃起，這是當然的。照這樣看起來，文藝復興期，不啻是包藏近代生活的希望和憧憬的一個大貯水槽。然則這個時代的文藝，與這個時代的社會生活，有怎樣的關係？有怎樣的職務呢？解答這個問題，很是容易；試一看波特色，米克南迪，普冷其等的藝術，即可作答，就中如普冷其的藝術和他的生涯，更可作有力的答辯。因為他們這些文藝復興期的藝術家，在那個時代，即首先為解放運動——智識的解放，感情的解放——

之先驅，更進爲計畫者，更進爲實施者。換言之，他們的藝術和意識，就是其時社會改造運動的機緣，暗示，進而爲改造之『力』。由文化史的方面看去，他們的藝術，全是社會的意義阿！

以上是說文藝復興期與那個時代的藝術家的作品的關係，不過爲社會改造運動與文藝關係說明的一例罷了。無論甚麼時代，大都相同。所以費約氏說：『文藝是舊社會的改革者；同時又是新社會的創造者。』

改造運動由時代去下觀察，我們可以見某個時代改造的要求很強，某個時代很弱；或竟沒有這種要求。文化的歷史，有一個 *Time*（主義）貫於其中。改造要求強烈的時候，文化的 *Time* 也達到高潮的地步。反之，改造要求缺乏，那麼文化的 *Time* 也就停滯。文化的 *Time* 停滯的時候，就是 *Decadence*（譯曰頹廢）時代。這個時代的文藝，當然沒有改造的意識。對於時代，沒有什麼不滿足。沒有不滿足，所以沒有批評。沒有使個體的生活良好的改造意識，便沒有使社會良好改造意識。一切不

過因襲的，承着過去的。像這類的時代，我們在過去的文明史中發見不少。所以代表那個時代的文藝，是頹廢的，技巧的，娛樂的。但是不能夠長此下去，必定有感覺不足的那一日；他們的意識，也會醒轉過來。於是社會改造的要求，便強烈了。由停滯的，頹廢的文明，漸漸到有改造的要求。誘致這一代民衆的，就是先醒過來的少數先覺者——少數文藝家的力量。他們의 思想和藝術的力量，是不富人的眼睛瞧不見的呵！

若果在文藝復興期以後，去找爲社會改造機緣的，潛伏動機的，動力的文藝家，當首推挪威的易卜生和法蘭西的盧騷。這兩人雖然生在異代，但是他們的藝術，給當時的社會以絕大的影響則一。盧氏的自由主義，誘致當時的人生觀上的浪漫思潮；他的思想，則爲法蘭西革命的導火線，更是顯而易見的。到易卜生的時代，較盧騷時更加複雜，且係最近的事實；將來影響之大，當不讓盧氏最近的一切解放運動，可以說是易卜生藝術之力。他對於當時的頹廢文明的中心要素——宿

命觀的虛無思想，則高呼人生肯定之思想；於新舊思想的爭鬪，則高唱新聲；於階級思想的爭鬪，則罵倒階級的固定的束縛；力說個性解放，或調和希臘主義與希伯來主義，到靈肉一致之境地，希望第三國（Third Kingdom）的境地。他對於十九世紀末的社會的要求，恰如盧騷對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社會之要求一樣。盧騷易卜生等的主張和要求，就是當時圖謀新時代的健將，建設新社會的動力。

三

以上是略述社會改造運動和文藝的關係，看看文藝對於社會改造運動，盡如何的力量，已可見二者之間，有密接不離的關係。其次應當注目的，便是現代的社會改造運動和現在未來的文藝，有怎樣的關係？在考究此題之先，必須察看近代社會改造運動的根本問題是如何。

現代不用說是改造的時代。比較過去時代的改造要求，更是強烈；並且各方面多比過去時代複雜得多；因之改造運動，自然加多。雖然改造的歸趨各異，但於改造的諸要求的根柢，却可以尋出理路來。而這種要求的根柢，也見得未必同軌；但是一般民衆的生活，是要求更豐富更幸福的，則不容疑議。

這種要求，是最切要的——根本的要求。然則要如何設法，一般民衆的生活，才能比較豐富，比較幸福呢？這個問題，有許多真摯的思想家和文藝家，都盡其最善之力。究竟能有幾多的解決？對於此點，不能不推維廉莫理斯，羅素，卡彭特等主唱的『生活的藝術化』，應該和他們同情。

羅素已是蜚聲各地，不用著者再介紹了。他拿所有衝動和創造衝動對比，只要所有衝動滅絕，那麼創造衝動便會增進，人生因之得幸福。而滅絕所有衝動以增進創造衝動，就是一切改造運動的中心。此爲羅氏之說。莫氏卡氏等所主張的『生活的藝術化』，也是改造根柢的因緣。因爲一般民衆的生活，就是勞動二字的

別稱，現在民衆勃興的時期，『生活的藝術化』，直言之，就是『勞動的藝術化』。但是『生活的藝術化』和『勞動的藝術化』究竟是什麼？總不外如文字所表示的意思，就以生活化爲藝術的；進一步說，用生活當作一種藝術。但是要怎樣才能使生活成藝術的，以生活爲藝術？一言以蔽之，就是以生活或勞動爲一種快樂的事。『勞動的藝術化』，換句話來說，就是『勞動的快樂化』。更進一步，要怎麼我們的生活及藝術才能夠快樂呢？思索之下，就和羅素所說的創造衝動的解放相逢。

我們今日事實上不能成生活與勞動的快樂化，或在不得的狀態，不用說是受資本主義的惡影響，營利主義的惡影響。要生活與勞動到『快樂化』，不可不脫出這種惡影響。資本與勞動間的一切問題，若果漠視勞動的快樂化，便不可得正當的解決。卡彭特氏說：勞動的快樂化與創造衝動的關係曰：

勞動由於性質而爲自由創造的時候，便有一種快樂。無論人或是動物，都與

植物一般，保其自然發達的法則。自己之所表現，實是欣欣可喜。某樹應結橘實，某樹應開薔薇之花，只要是健全的樹木，都能自保其職務，欣然有得。但是僅在創造的時候是這樣，從其本性以開花結實。若果要薔薇結橘實，那實在是『妄誕不經』。這種『妄誕不經』，現在的生活，那樣沒有受着？

卡氏之說，就是要從創造的衝動以生活。即個人由其本性自由從創造性以生活，然後可得快樂，能獲喜悅。又謂從創造的衝動作的，才是真正的藝術家。凡是勞動，也同是一種的藝術。他又說：

藝術家由廣義說，同樹木動物一樣，是由創造的衝動，自然的，健全的而動作。能這樣的藝術家，才真幸福。藝術家之名，不是僅僅畫家文學家音樂家。照這樣限制便不對。因為藝術中最大的東西，就是『生活』的藝術。譬如洗濯業的女子，他對於他自己所作的工作，覺得很有興趣，於是他盡力完成其事。這個女子於他的工事，便是一個『有作爲的藝術家』。較之那些因為要拿出品到展

覽會才畫一張畫的藝術家，更算是『有作爲的藝術家。』

卡氏更極力的說：『凡是人不可不爲一種藝術家。他所作的事，便是自己的表現。因爲要覺得自己解放，於是對於所事，便不能不求快樂。世上才充滿喜悅。』此外莫理斯，羅素的意見，全和卡氏相侔；都論及『生活的藝術化』和『勞動的快樂化』的真意。

四

生活的藝術化與勞動的快樂化，是現在社會改造運動的基調；要使個個都能體會得生命的藝術，是目下緊要的事。由於這點，現在及未來的文藝之社會的使命，能否自明？對於這個問題，發表最澈底的，最妥當的意見的，有羅曼羅蘭。羅氏的有名的民衆劇場的主張；不外是實現現在社會改造運動的基調——生命的藝術化；勞動的快樂化。現在及未來的文藝，應該怎樣，才能實現這種基調呢？羅氏主

張，不外如此。羅氏力說因為民衆的『更新』就是藝術的中心目的。『更新』的意思，就是把『力』、『慰藉』、『清新感情』送給每日所營的勞動，使這種勞動生活，永久不疲；使民衆的勞動生活，時時充滿着活潑生命的喜悅。羅氏曾經在他的民衆劇場上演的劇曲上說：

民衆，必要的東西是什麼？——是需要能喚起偉大目的，強固意志，對於生活的見解豐富，純化或深化人人情緒的劇曲的藝術。……在民衆劇場，務必供獻一種使民衆達最高目的之偉大精神，活潑的，不可抗的證例，有獻身的精神，有不屈不撓之意志力的劇曲。又無論是醞釀於個人，團體，社會中的一切可卑的，醜陋的，不足取的，矛盾世風的，都應該供獻到有喜劇之力的戲曲上去。

由羅氏此說，有特色的戲曲，必能使民衆的生活得『力』和『慰藉』而使日常生活，成一個快樂的。要使他們的生活得表現『生命之藝術』像這種藝術，就是使人生偉大，強固，比較有道德的，最美的藝術。與時更新，是使民衆不斷的取攜；

構成價值的藝術。羅蘭對於戲曲及劇場藝術的見解，多是這樣說明，這樣主張。本斯理以推，其他的一切藝術，也莫不是這樣。

羅氏所謂『民衆』是指一切有生活與勞動體驗的，與及流離的貴族及富者階級。不過所謂第四階級——德莫克拉西時代——要以勞動階級爲中心。借羅氏之言來說明現在未來文藝的使命及職能，很是切適。因爲北歐女流思想家愛倫凱（Ellen Key）說過：『人類全體直接的將來的問題，全在第四階級人的手
中。』

因爲論到生活的藝術化和勞動的快樂化，所以提及生活與勞動的主體第四階級，——勞動階級。因此於未來的文藝——從文藝的中心思潮及中心形式之上去看——和民衆藝術是怎樣，我們可以推測了。這篇不過是說社會改造運動與文藝關係的一個概念。詳細之說，還要俟諸異日。

俄羅斯文學和社會改造運動

日本昇曙夢著
馥泉譯

一

安那都爾佛朗西 (Anatole France) 曾批評俄羅斯道，『在內瓦 (Neva) 和伏爾加 (Volga) 河畔，決定新歐羅巴底運命和入道底未來。』現在青春的新俄羅斯，在我們底眼前，正在對於歐羅巴底未來，世界底將來，人類底運命，開闢着新紀元；看到這事實，誰都會記起佛朗西底預言來罷。大約百年以前，斯拉夫主義 (Slavism) 底領袖霍米亞珂夫 (Homjakov) 對於俄羅斯人底偉大的使命說，『我們將來，也和從前一樣，在歐羅巴諸國之間，以民主主義自任罷。我們以祝福

民族底自由生活和獨特地發達的純人間的要素底代表者自任罷。立於必來的世界的運動底火綫上而帶着指導這世界的運動的使命的，是誰呀？這將來便會明白的呵。要是四海同胞這觀念有些真理，而愛真善的感情不只是幻影而實是必來的世界生活所生的萌芽，那麼帶着這偉大的世界的使命的，不是德國人，貴族和征服者，而定是斯拉夫人，勞動者和平民呀。『霍米亞珂夫這句話，是明白表示俄羅斯國民底世界改造的理想。使俄羅斯國民實行這偉大的世界的使命，且使繼續着實行的，是這俄羅斯文學：這是不消說的。

二

本來俄羅斯文學，是以社會制度底改革爲始，而以一切人間關係底改造爲目的的文學。從莫斯科大學（Moscow Univ.）底理想主義者，閉居於屋中嚼着餅乾而共談着人類底運命的時候，直到現代的象徵派（Symbolist），俄羅斯文學都

以世界改造爲使命的。在這一點，俄羅斯文學是在世界文壇上占着獨特的地位。文學，從純藝術底立腳點來講，不消說，是以表現藝術家底內的世界和對於社會的關係爲本質的；但在俄羅斯，因爲有『農奴制』底特殊的事情，所以俄羅斯文學自然帶着反抗的性質，而早以社會制度的改造爲支配觀念了。這觀念是在什麼時候顯現的？要明確地講，是很困難的；但在十八世紀底後半期，這觀念已爲知識階級之間所認識了。在嚴密的意味上，俄羅斯文學史可以說是從這時候開始的。任是那一國，真的文學，都是對於民衆表現最親密最尊貴的觀念的時候而才發生的。缺乏這根本觀念的文學，單不過美辭底連列和空想。偉大的文學裏是常有偉大的精神的。這精神，是當把民衆底根本要求，明白地表現的。給俄羅斯底一切文藝思想運動以生命和意義，而成爲特色的根本觀念，實是農奴解放。俄羅斯文學以農奴制底否定爲出發點，移到社會制度和人間關係底改造，更進而至於把個性解脫經濟的，道德的，家庭的束縛的解放運動。俄羅斯底獨特的社會現

象的知識階級底運動，也常以不斷地反抗現在的秩序和制度爲特色，而以政治上和社會上底解放和革新爲目的。但解放底對象和革新底性質，是因時代和國體底不同而不一樣的。所以在知識階級之中，有斯拉夫主義者，也有西歐主義者；有國粹主義者，也有社會主義者。有時是趨向虛無主義（Nihilism），而有時是皈依依馬克斯主義（Marxism）。同是知識階級，其主義底不同有如這般。但不論什麼場合，在反抗現在的制度而盡力於社會改造這一點，這是他們都一致的。

三

俄羅斯文學，最初也和別處的文學一樣，是國家或宗教底奴隸。只是接受帝王底意志而歌詠那時代底外觀罷了。但到了十八世紀之末，俄羅斯文學顯著地受了法蘭西底哲學和思想界底影響，法蘭西革命底結果的自由民權的思想，也流入了俄羅斯，從這時候，俄羅斯底知識階級，正像睡醒一般，解脫了國家和宗教底

束縛，而高唱個性底自由人格底尊嚴等。和這同時顯現的，便是農奴解放的思想。可當做這時候底代表的思想家的，是拉台西契夫（Raditchev）。他發表了從彼得堡向莫斯科的旅行一書，描寫農奴底怨慘的境遇，摘發官憲和地主底壓制暴虐與裁判底不公平等，而呼喊農奴制底撤廢，實是農奴解放運動底最初的產聲。這書底使社會注意於農奴生活狀態，與都介涅夫（Turgenev）底獵人日記（Sportsman's Sketches）不相上下。當時的運動，當然是極微小的，但從後來的解放運動底先驅這一點看來，是有偉大的價值的。此後到了十九世紀，不久便有十二月黨（Decembrist）底叛亂；到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便有以莫斯科大學為中心的思想上的大活動。這便是所謂俄羅斯黑格爾派（Russian Hegelian）的時代；這是留學德國的年青的教授回國以後，在當時的青年中鼓吹謝林（Schelling）和黑格爾（Hegel）底浪漫的哲學（Romantic Philosophy）底結果。同時，在大學生之間發起了二三個有力的文學會，研究德國和其他西歐諸

國底哲學思想和文藝，想把這種思想適合於俄羅斯底實社會。這時代是俄羅斯人道主義底黎明期；近代的知識階級都是由這些文學者產生的戰士。

這些學會底中心人物，是斯坦克微支 (Stankovich) 和海爾岑 (Herzen)。

所以學生們都聚集於這二人底周圍，因此有了帶着這二人底名字的兩個學會。四十年代底一切事情都直接起於這兩個學會。或者和這兩個學會有密切的關係，這真是不可思議的。這是事實：海爾岑回想當時的學會說，『那時候，未來的俄羅斯，是懸於幾多才脫了少年時代的青年底雙肩上。』這兩個學會，都一樣是為高尚的理想和熱烈的希望所鼓動的；但這二者之間，都幾乎毫不相關；有時候，甚至互相仇視。這兩個學會，代表着兩種傾向。斯坦克微支會對於以哲學、美學、文學等為主的抽象的問題很有興味，對於政治的以至社會的問題却極冷淡。海爾岑會對於哲學也很有興味，但對於文學却沒甚興味；他底注意，全集中於政治上底時事問題和社會制度的問題。其中，海爾岑和他底友人很熱心地研究的，是法蘭

西底七月帝政時代底生活和聖西門 (St. Simon) 底社會主義。

四

試讀都介涅夫底路丁 (Rudin) 這裏面是很精細地描寫這時代的理想主

義者底情形的。他們，即文學史上四十年代的人們，雖則人家以為是疎於實行的空想家，但一方面，他們給與俄羅斯底知識階級以一定的世界觀，和造成那總須有一種世界觀的強烈的要求，實是偉大的功蹟。因為這世界觀底確立，是驚醒和感化周圍社會底迷夢的唯一的方法。四十年代以前，當然也有知識階級，但他們在理想上，毫沒有高出民衆的地方，所以他們反為民衆所併吞，而毫沒把自己底色彩施給民衆的力量。四十年代的人們，那高尚的人生觀早出於民衆之上，所以成了思想界底燈塔，那光華遠及於周圍底人們。再過了十五年，由極少數的會員底宣傳，影響於國家生活底全行動；國家，在四十年代也向着許多黑格爾派所開

的道路走去。光照俄羅斯生活底黑暗的灰色的背景；構成高尚的思想系統；使俄羅斯底實生活和文明底最高要求相一致的熱烈的希望；這些事情，便存在着俄羅斯爾格黑派底歷史的意義。實在，俄羅斯黑格爾派底興味，是在於他們給與四十年代底青年思想家以異常的精神的覺醒。這一點結果，由他們所醞釀的思想界底勃興，發生了爲俄羅斯國民的自覺底根柢的二大思潮。這便是斯拉夫主義和西歐主義。這兩派底熱鬧的論爭，便成就了四十年代思潮底內容。

現在，看這兩派底主義：斯拉夫派，是以莫斯科時代底傳說（Tradition）爲立腳點，而高唱返於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羅斯，西歐派，在俄羅斯底地上散佈一般人類文化的種子，而把由淵源深遠的西歐文明以豐富俄羅斯底生活這事當自己底使命。斯拉夫派，提倡宗教的共同生活的理想；西歐派，主張個性底自由發展和個人底社會的權利。斯拉夫派，主張俄羅斯做斯拉夫民族底首領，把土耳其逐出歐羅巴，而完成那實現福音的理想於人類生活中的使命；西歐派，只是力說那

在俄羅斯國民生活底發達底過程中的改造一般人類的文明的必要。統觀這兩派底主張，可明白這兩派底根本是相一致的。至少，那把國民底利害看做在一切國家底利害之上的純民主的傾向這一點；對於社會的關係底改造，特以改良小民底位置爲目的這一點；主張底中心點，都是農奴底自由解放這一點；兩派都是從理想主義出發的社會改造論者。這兩派底哲學的道德的和文學的論爭底主要的結果，即說明國民底歷史的運命的傾向底發生，和關於國民底現狀的研究熱底勃興，這是很可注意的事。伴着這種社會道德問題底哲學的說明，那必須解放自然農奴的思想也發達了：這一點，這兩派是一致的，而且都熱心地主張的。

五

從這時候，思想界底中心，由德國思想一轉而移於法蘭西底思想上的感化了。例如那烏託邦的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異常地風靡這時代底思想界。因此，萌芽

於十八世紀末的俄羅斯思想界底人道的色彩。到這時候更加濃厚了。便有了幾個以社會制度底改革爲目的的祕密結社。同時，俄羅斯文學也很顯著地帶着社會的傾向了；社會的人生的文學這句話，從這時代起，便成了標語了。文學者自身也不單以文學者自任，而却以社會的傳道師或經國的志士自任了。

到了四十年代之末，這種社會的感情底勃興，都很明白地表現於當時的文學種種方面。從前三十年代，只討論那絕對無限，藝術底神聖，永久的美，這種形而上的問題；四十年代的人們，從心底裏感染了政治的思想，而討論那現代的社會制度和家庭關係底可否。伴着這思想上底變遷，新興文學也脫離了純然的藝術的時期，而移向社會政治的時期了。看穿這風潮而最先加入這新運動的第一人，是倍林斯基 (Belinsky)。他很悔悟從前底偏於形而上的問題而漠視社會問題。在四十年代底中葉，便拋棄了從來的主義和見解而全然成了新運動底中心。這時，已和他唯一的論敵海爾岑底主張完全一致；當時的文壇底三個大將，這時大家

握着手而從事於新文藝底建設了。倍林斯基便以他從前提倡『藝術的藝術主義』時的熱心和學殖，從新主張『人生的藝術主義』。他把文學當社會教育底機關，以一定的傾向要求一切的作家。所以那新理想的年青的作家，爲應這種要求，都聚集於倍林斯基底旗下了。試看四十年代之末所出的許多作品，那創作底根柢全是廣汎的社會的傾向。格利戈羅微支 (Gregorovich) 底田園，都介涅夫底獵人日記，海爾岑底誰底罪惡 (Whose Crimes) 龔察洛夫 (Goncharoff) 底平凡的故事 (Common Story) 陀思妥以夫斯基 (Dostojevsky) 底貧乏的人們 (Poor Folks) 沙爾推珂夫 (Saltykov) 底關連事件等，全是帶着社會的傾向的作品。由這些作品來看，便能了解：在當時文壇上的天才底胸中，那同一的川流都興起了狂波；青年的作家，都追慕着同一的傾向。但當時的社會思想，並不是後來陀思妥以夫斯基等所關連的彼得拉綏夫斯基 (Petrashevski) 案件的時候所見的那麼可怕的破壞主義。我們在當時的青年作家中可見的社會主義，

只單是以社會的關係底改良和家庭關係底改善爲目的的理想主義底一種形式。這里且把海爾岑底誰底罪惡引來作例。

誰底罪惡在俄羅斯是一本少見的小說，是當時喚起社會底大反響的作品。這小說，在俄羅斯是最初在顯著的自由的形式之下而講家庭問題，自由戀愛和自由結婚的問題的。這小說底背景，是鬱悶的地方生活。主要人物，是倍利託夫和他底友人克利契弗爾斯基夫婦。克利契弗爾斯基，在大學生時代，做一個將軍底家庭教師，教育將軍底孩子。這期間，因爲同情於將軍底姬妾生的女兒留賓伽底悲慘的境遇，便相互戀愛了；他倆對將軍提出想結婚的要求。將軍起初是拒絕的；但他倆底結婚成立之後，便移到一條街上很和睦地度日。一個本地出身叫倍利託夫的大學時代底同學，爲了什麼議員選舉的事到這地方來。二個同學偶然碰見了此後，倍利託夫常常到克利契弗爾斯基家中；這期間，和留賓伽生了很熱烈的戀愛的關係了。克利契弗爾斯基曉得了他妻子和友人的關係，心中很煩悶，便過

那縱酒的生活了。看到這情形的倍利託夫和留賓伽，結果，犧牲自己底個人的幸福而分離了。倍利託夫離了這街，留賓伽獨自寂寞地留着。但經過了攪亂的夫婦關係，就是硬想恢復原狀，到底不能像從前那麼和睦了。所以他和克利契弗爾斯基底結婚生活漸漸破壞了；克利契弗爾斯基到底把生命送於酒中了。這沒理的自己犧牲和自己暴棄底結果，只遺留着三個破壞了的生活底遺骸。這是這小說底主要點。

作者在講了三個人底生活之後，便問，『這是誰底罪惡呀？』作者自己底意思，是把這罪惡底大部分歸於那使個性服從過去的陳腐的社會的約束的社會制度。這是很明瞭的。當時感動海爾岑的思想之一，便是女子解放問題，就是給與沒有社會的權利的女子以自由，使他們加入社會生活和在社會底活舞台上要求男女底共同事業這一點。還有，便是反抗實生活上的退避主義，隱遁主義和禁慾主義。這三種思想便是和社會改造問題相關聯的海爾岑會底中心問題。

六

四十年代底社會思潮，後來喚起了反動；在七年之間，俄羅斯底文藝思想界苦於檢閱的壓迫。但到一八五五年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底即位，這時候俄羅斯在精神上又覺醒了，新政治的傾向和改革的氣焰比從前更澎漲於社會全體了。誘導這種氣焰的直接動機，便是託爾斯泰（Tolstoj）等也參加的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底敗績。爲這可憐的敗績所辱的俄羅斯國民底愛國心和民族的感情，都把這戰敗底原因歸罪於沒有社會的監督的舊制度。而大家都高喊改革了。最鮮明地反映出這氣焰的也是文學。同時，文學也受這精神的覺醒底影響，異常地發達；在反動的壓迫之下幾陷於昏睡狀態的四十年代底偉大的文學思想。這時候，又得勢了；文學雜誌從新成了社會生活底有力的指導者了。從這時候，俄羅斯常以空前的異常的熱心來鼓吹公民的思想和權利義務

的觀念。因此，輿論底地位擡得極高，而誘導了國民生活和社會生活上的幾多改革。這種改造運動底根本的思想，是：第一，標榜個性底自由和社會制度底自由，而一掃從前的族長的貴族的制度；第二，從各人要求公民的公共的勞動；第三，取去實生活上一切和理性相矛盾的神祕的，慣習的，族長的分子，而從新建設依理智底指導和根基於功利底法則的新生活。這裏面當然有着和歷史的事情共生滅的一時的思想；但大體上，不問階級底差別，以人待人，承認人類底絕對的平等，在一切社會底關係上承認各人底同權的這種思想，是根本點。

但五十年代後半期的運動，是不只限定於政治的或文學的範圍了。這大運動，至少有三種不同的運動混合着。第一，是以農奴解放為中心的政治的運動；這運動，很顯著地帶着民主的理想。第二，是哲學的思想的運動；這可看做四十年代思想底復活的運動；但同時，也明白地在講這運動是有教養的社會底思想，由四十年代底理想主義而全然移到現實的地盤來。第三，是社會的運動底中心底移動；

這是因為教育普及於社會底中流階級和貧民階級之間的結果，社會的運動底中心點，便由貴族階級移動到平民階級了。同時我們對於這最後的運動，可以發見相當於平民階級的新理想。這便是對於個人對家庭和個人對社會的一切道德問題底改造。同時，因對於國民的幸福底狂熱，便研究國民的生活和國民的理想；不獨在對於社會的改造的傾向裏帶着民主的性質，就是各人底道德的理想底構成，也帶着民主的性質了。

七

這裏當注意的，是包含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六六年這約十二年間的大改革時代，這全時代底調子是並不同一的。這全時代，以一八六一年底農奴解放為中心，顯明地分成前後二期，前期和後期的性質上是很不同的。前期所發生的一切運動，都以帶着政治的性質的為主，狂熱於社會的性質的問題；但運動底中心，不消

說，是農奴解放。但大改革時代底後期（即六十年代）是所謂虛無主義（Nihilism）時代；這時代，運動底性質，以帶着個人的，道德的，乃至哲學的性質為主。就是：這時代，推翻了四十年代底形而上學的世界觀，那想構成新道德底理想的強烈的傾向，和想從新建設現實的思想的傾向，同支配了思想界。知識階級，不只由於政治的見解和社會的傾向分離為各黨派，由於哲學的和道德的見解也分離了。新時代和舊時代之間，即都介涅夫所謂『父』和『子』之間，開始了歷史上著明的爭鬪。但這爭鬪，不是一種政治的意見底不同，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衝突。是以傳說為基礎的家庭的個人道德底舊系統，和以新時代底現實的要求和新人生觀為基礎的新系統的爭鬪。所以新時代底改革者等，所受的不是一種政治的徽號，乃純然是哲學的徽號。他們自稱為現實主義者，（Realist）反對派稱他們為虛無主義者。虛無主義者是由都介涅夫底父和子（Fathers and Child-
ren）上來的徽號。

大改革時代底後期底革新運動，這種道德的乃至哲學的性質，是由二種原因來的。第一種原因是閉置於形而上學的理想主義和禁慾的理想的範圍內的知識階級，因於從五十年代之末盛行的翻譯底幫助而忽然接近於孔德（Comte）穆勒（Mill）鮑克爾（Boeke）路伊斯（Luis）伴夫納爾（Buchner）莫萊希脫（Molesholt）這些抱新現實的世界觀的西歐思想家等底學說。就是這些思想家中的一個，也已很够一變當時的思想界；但他們却同時被介紹到俄羅斯底學界裏去了。因此便起了以哲學的和道德的見解底改造爲目的的思想運動，一面狂熱於現實主義和自然科學，一面埋頭於教育問題，家庭問題，女子問題那種道德問題。第二種原因是社會的經濟的原因。農奴解放底結果，不但貴族和地主凋落而發生了叫做雜階級（Raznochintze）的新階級；而且知識階級底風氣也全然一變。教育很快地普及的結果，平民，商人和無產階級的人們，都入於知識階級中間了。同時，貴族社會——爲農奴解放而破產的小地主更甚——陷於比雜

階級更困難的沒依傍的境遇裏了。因此便成了空前的有知識的平民的一大社會。這社會把當時的思想運動放在自己的手掌裏，而負着貢獻新個人主義的道德的理想的使命。這理想之一，便是對於蔑視勞動的驕傲的見解，這個農奴制的惡習，而易以讚美和崇拜勞動爲道義的根本。還有，便是對於爲從來的族長的家庭的基礎的絕對的服從主義，而易以在愛和睦和夫婦同權之上建立家庭。

八

虛無主義的理想的結晶的作品，是契爾納希夫斯基 (Tchernyshevsky) 的小說應該做什麼 (What So Do)。這小說，是作者因爲危險人物嫌疑而過獄中生活的四年之間所做的，題材是自由戀愛和共同生活的實行的事情。這裏面，指示着未來的社會組織的方法，表明着知的生活和情的生活的綱領。這小說的大部分，是貢獻支配當時的人心的個人的道德問題和家庭問題的解決。總之：這小說

裏，盡反映着六十年代的心理，思想，趣味和衝突。所以對於當時的青年，是一種聖典。俄羅斯女子運動的起源，也是從這小說開始的。主要點，是很簡單的。凡拉巴夫

洛夫那 (Vera Pavlovna) 這有新思想的女子和醫學生洛坡霍夫 (Лопухов)

相互戀愛了；巴夫洛夫那便不聽父母的勸止，到戀人那里去了。他倆，在快樂的回想和幸福中，過了三年；這期間，巴夫洛夫那的心已移到她的丈夫的友人基爾沙諾夫 (Kirsanoff) 這面了。洛坡霍夫明白了這事的時候，他是怎樣懊惱呀！基爾

沙諾夫也因此要避去這不義之戀，而遠離了洛坡霍夫的家。巴夫洛夫那也想努力愛她丈夫，但這已不行了。洛坡霍夫，在平日的主義上，是當竭力尊重二人的戀愛自由的。自己在着，擾了他倆的戀愛，這是和自己平日的思想不一致的；不只如此，而且現在爲要巴夫洛夫那幸福，實只有自己隱身這一法。這樣覺醒了的他，便表面上假裝爲自殺，而遠遠地到了美國去。巴夫洛夫那，因此和基爾沙諾夫過新的戀愛的生活。洛坡霍夫，九年之後歸國，和別個女子結了快樂的家庭。對於前妻

和基爾沙諾夫，從新友人似的交往，實行共同生活。這是這小說的主要點。

這小說從一方面說，是預言和暗示現在的新俄羅斯的社會組織。這裏面，力說下面那些事：從前的結婚生活是不合理的；舊宗教和道德是不過一種偶像；私有財產，是全然蔑視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的制度。總之：這小說是描寫六十年代的新思想感情，所以為這時代的青年男女當聖書一般地歡迎，因此包含在這小說裏的思想，影響於六十年代是最顯著的。俄羅斯的虛無主義，也不過是想把契爾納 希夫斯基和都勃羅留蒲夫（Dobroljubov）的思想實行於社會中而發生的罷了。這些青年自號為新人物，引用所崇拜的作家的話，否定一切權威，侮蔑世俗的風尚和習慣，開放一切慾望，而興盛地發揮新形式。受舊傳統的教育的老老年人，這時很驚異地注意這一般新人物。他們的中間，有危險的否定者（虛無主義者）。但實際上，他們只是誇言自己的壯勇罷了。至於淺薄者，則更連一種明確的政治的要求和社會的目的也沒有，從根本上否定那對於社會的公共的精神與對於

社會的要求和必要的積極的態度。標榜着依從自己個人的欲求，是各個人的絕對的自由，而陷於偏狹的個人主義裏了。因此構成了所謂有知識的現實主義者的新理想。依這理想，他們是依從理知和感情的教訓，而以最新的合理主義的教義和晚近科學的教說為基礎，建築個人的生活和個人的幸福，且使別人也像自己的幸福一般地生活；此外，便沒什麼經綸了。這傾向，在文壇上便產出了幾多輕薄的文學者。他們聚集於盧思珂耶·斯羅伏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雜誌，這雜誌早已在有急進的傾向的青年之中成了思想運動的機關了。所標榜的主義，是提倡智的獨立，高喊權威的破壞和構成合理的現實主義者的新泰愛坡 (New Type) 都介涅夫的父和子的主人公巴察洛夫 (Bazarov) 一面，便是表現這派的主張。他在自己的判斷力之外，什麼都不相信，是自意識極高的唯物論者，是否定知識和科學之外的一切偏見和教權的虛無主義者，是把一切事物都以冷靜的意識而照實際的看去的覺醒的現實主義者。他以為自然是一大工場，自己是在這裏

面勞動着而不知疲倦的勞動者；這是他的偉大的力。

九

伴着虛無主義的發達，幾多祕密結社，起了沒，沒了起，在這期間轉輾反覆了許多輪。就是以社會的革命爲目的的，後來變了政治的革命。這再分成二路：一面，在人民之間宣傳社會革命；一面，宣傳政治的革命，煽動 *Agrarian disturbances*。但雖則他們所造的路不同，而以農民爲目的這一點是相同的。從這時候起，那『往農民中去』的這句話，便成了他們唯一的標榜了；實際上，移住於農民之間，和農民一同寢食而努力，想使他們理解的也很不少。『往農民中去』這運動，在文壇上也是七十年代的主要的傾向。就是和當時的他愛主義 (*Altruism*) 相併合，就是許多文豪和思想家也往農民中去，救濟他們。就是貴族之中，懺悔從前自己對於農民的行動，爲消滅這罪孽而往農民中去，教育他們，使他們理解，這麼的

人也很不少。像託爾斯泰，便是這種改悛貴族之中的一個。和文壇上的他愛主義的傾向相互湊合，那農民的幸福這話，便成了這時代的俄羅斯知識階級的努力的中心點了。就是他們研究了農民的地位和境遇，向着把農民照勞動組合和生產分配的原則以改造他們的生活的目的進行。因此，知識階級進一步做農民救濟的事業，獻身於國民的教化，國民的經濟的地位的向上和醫術的普及等。在俄羅斯的社會上，對於被侮虐的人們這樣熱烈的獻身的努力的表現，是不曾見過。七十年代的青年，以初戀的男女似的愛和情熱，愛那『那洛特』（Народ 民衆——農民）這抽象的概念。七十年代猛烈似的想像力，是把農民的智的道德的相貌理想化，而造成偉大的美麗的一種姿態。這實是七十年代的民情派（Народно-ришество）的運動。這派的運動，已在這理想主義的運動自身中，含着將來的幻滅；所以到了八十年代，便消滅了。但民情派的造成了俄羅斯社會思潮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機，這是不可爭的事實。就是由於他們和農民的直接接觸而研究理論

和實際上的國民生活的結果，便劃分了國民的思潮的全盛期。

十

俄羅斯文學的社會的傾向漸漸洶湧了，其中像虛無主義竟變成了恐嚇主義 (Terrorism) 而陷於極端了，結果，到了八十年代又來了反動，文藝思想界便受了非常的壓迫。託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極爲人歡迎，這是這時代的特殊現象；但一方面，積極的『抵抗主義』所受的淒慘的敗績，也便包含在這裏面了。總之八十年代是在乞呵夫 (Tshekhov) 的作品所描寫的那般的俄羅斯社會運動的幻滅期。

但到了九十年代，同尼采 (Nietzsche) 的哲學和易卜生 (Ibsen) 的文學相前後，有伽爾·馬克思 (Karl Marx) 的唯物的社會主義風靡俄羅斯思想界了，因此俄羅斯文壇也很顯著地帶着革命的色調了。一方面，農奴解放之後，棄了

鄉間而聚集於都會的農奴們，進了工廠做了勞動者，便造成了所謂都會的勞動階級。此後，俄羅斯的社會生活也便非常複雜了；資本和勞動的問題，像現在的日本一樣地喧擾，而成了社會和思想界的中心問題了。以描寫這問題爲主的，是高爾基（Gorky）。他的文學，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自覺了的新俄羅斯的平民的思想感情的結晶的。同時，以個人的自由權利和人格的尊嚴爲基礎的近代個人主義的主張，同勞動問題，都汹涌了，所以一九零五年的革命便爆發了。結果，俄羅斯開設國民議會，承認國民的參政權，漸漸成了立憲國了。但這只是名義上的立憲，立憲政治的理想，却絲毫沒有實行。因此，俄羅斯近代所發生的自由與壓制的爭鬥，更加猛烈，便惹起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但這回革命，依俄羅斯文學的約束，只是世界改造的序幕。安特列夫（Andreyev）在三月革命的時候，在一篇論文說：

『現在羅馬諾夫家

（Romanoffes）

潰滅了，

俄羅斯自由了。這是這革命戰中極

重要的一個階段，但無論怎樣說，這總還只是第一步呀。革命，還有當去的地方。現

在正在向着這地方走去。自由的諸國民，推翻霍亨索倫家（Hohenzollerns）在自由，平等和同胞主義上締結平和，這並不是在遠遠的彼方的事呵。但是這不遠的日子的那面，還有更遠，然而更光耀的日子。這一天，全歐羅巴將盡灑血成一個同胞的結合，而在古街，獨裁權，兜胃和特權的廢墟上建築人類的新自由的生活呵！『安特列夫的話，一半已實行，一半正在實行着。但這句話是俄羅斯近代文學的最初的約束，同時也是最後的話；這是當記憶着的。』

近代文學與兒童問題

丐 尊著

「我愛我「兒童的國」這國現今還埋沒在烟波裏面，未曾發見，我須得用了我的船去尋求。」——尼采察拉圖斯忒拉這樣說中文化底國土篇——

緒言

近代兩性問題，以兒童問題為歸宿。兒童問題，實為兩性問題的核心，一切關於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道德上的兩性問題，無非是由這根本問題派生的支流罷了。

『兒童是甚麼？』對於這問題，古來哲學者，藝術家，社會學者的見解，種類不一，

實在不遑枚舉，其中最古，最通行的見解，就是說：兒童是保存種族唯一的手段。這簡單的解釋，原含着不可動搖的真理，在無論那一時代，都應該有勢力的，不過在科學精神和個人主義思潮已發達的近代人，這樣簡單的解釋，已不能滿足。特別是近代文人，他們有的受了自己個人閱歷的着色，有的因了宗教上信仰的影響，對於兒童的見解，幾乎十人十色。主要的約有下面的五種：

- (一) 兒童是服務宗教的便宜的手段說；
- (二) 兒童是母的本能的偶然的產物說；
- (三) 兒童是自我永存的一種的手段說；
- (四) 兒童是人類保存和進化的唯一的手段說；
- (五) 兒童是性的更新作用的產果說。

以下就這五說來加以分釋。

一 兒童是服務宗教的便宜的手段說

這是枯萊者爾沙那泰 (Kreutzer, Sonata) 等作中所現着的托爾斯泰的意見。托爾斯泰是個禁欲主義者，他對於人生根本的態度，是人生否定的態度。他相信有第二的理想世界——天國出現，以為人間生活如果達到了那個程度，就使沒有人間生活，也不要緊。因為人間生活的目的，原在『鄰人之愛』。如果到了像那豫言者所說，一切人類，融合於愛，改刀劍為犁鋤的理想境，當然沒有再繼續生活的必要了。人類溺於男女的愛的時候，所謂來世，不能出現，所以人應絕對地避去肉體的愛，男女大家都像兄妹的交際一樣。人生路上唯一的光明，就是貞潔，就是禁欲。這是他貞潔論的旨趣。

托爾斯泰於枯萊者爾沙那泰中，很用了嚴肅的態度抨擊着肉欲生活的醜惡。在這書的跋文上，自己表示著作此書的意趣。跋文分五節，他的兩性觀和兒童觀，都可從裏面窺測。現在撮抄於下：

第一，性交是健康上所必需，結婚不是人人可能，所以男子於金錢以外別無負擔的結婚外的性交，也是自然的，也有獎勵的價值。這見解是錯的。何以故？因為我們沒有因要保持自己的康健，非吸他人的血不可的理由；同樣，因要保持自己的健康，也無使他墮落肉體和精神的必要。貞潔是可能的事，比之於不貞潔，健康上危險也少，害也沒有的。

第二，性交不但是健康和享樂的必要條件，並且還是詩的，高尚的人生的幸福。這見解也是錯的。做父母的或主持輿論者，應該對於青年男女，給與一種教育，使他們知道結婚前或結婚後所生的戀愛和隨伴而起的肉感，是使人生墮落的動物狀態，不再誤認為詩的，高尚的狀態。

第三，在我們的社會上，因為誤重了肉的愛的結果，遂認兒童的出產是無意味的事。原來是夫婦關係的目的和道義的理由的兒童，竟認為愉快的戀愛關係的障礙物，因之受醫生的助力，用避妊的手段來剝奪女子生產權的事情，也

多起來了。這也是錯的。第一，因為避姪是逃避肉欲的報償的兒童的煩慮。第二，因為避姪是近於殺人的背理行為。要想避免這種罪惡，應該曉得：貞潔在獨身狀態是保持『人』的威嚴的不可缺的條件，而在結婚狀態尤為必要的條件。

第四，在我們的社會上，一面把兒童認作享樂的障礙物，不幸的偶發事項，一面卻又認兒童在不超過豫定數的時候，也是一種快樂的方便。他們的教育兒童，不向着待他們解決的人生問題方面，只以兩親自己的快樂為目的。這是錯的。人間的兒童，不應該像動物的幼雛來養育，教育兒童，於養成肥美的兒童外，不應該沒有別的目的。

第五，在我們的社會上，青年男女的愛，被尊崇為詩的高尚的目的，於是青年將他們生涯中最好的光陰，都用在這上面，男的用了去搜索地，發見地征服戀愛關係或結婚形式中的最優的對手，女的用了去誘惑牽引情交中或婚姻中的男子。這也是錯的。不論因了結婚和不因了結婚，愛人的結合，即使美化得像

詩一般，也不是值得用『人間』的名詞的目的。要曉得，人間的目的，不是因了和戀人的結合就可達到的。戀愛和戀人的結合，不但不容易達到人間的目的，倒是阻害達這目的的。

托爾斯泰不承認有靈肉一致的性愛，他眼中的戀愛，就是性欲衝動。他絕對地認異性間的接觸是墮落，結婚也是一種罪惡的制度。他有一種方便論說：『結婚不可認爲像現今的公然的肉欲滿足，當認爲應補償的罪惡。補償此罪惡的方法，第一，男女雖掉淫欲，大家勉勵實行做到非戀人的兄弟姊妹關係。第二，因了結婚，生育未來的神的奉事者——就是兒童。』

托爾斯泰對於兒童，僅與以功利的價值和方便的意義繁殖結婚，兒童原無價值之可言，祇因於宗教上有用，可以繼續爲神服務，所以才有價值。他以爲有兒童的產生和養育，然後人間的一切性的生活，因被默認，因以淨化，人類也得一步步地接近於愛的大理想。如果無兒童，人世就不存在，神國也不能在世上實現了。

所以他說：『兒童的出生，就是來接替自己的事情的，我若有當做未做完的事，有兒童來代做，他們會把這事情完成罷。』又說：『充分給與教育於兒童，使他們不做神的事務的妨礙者，做神的服役者。』

要之：在托爾斯泰，兒童是人間達宗教上目的的手段，生育兒童，是因性欲墮落的人們的罪惡補償法。

二 兒童是母的本能的偶然的產物說

這是俄國阿采巴希甫 (Artzybashev) 的小說，英國亨金等的社會劇中所表現的見解。認兒童爲本能的盲目的產物，乃極端的物質的見解。他們以爲世界無非盲目者殘虐的自然意志，並無所謂理想的第二世界，也並無所謂天國，只有無慈悲的『死』，在後面張了大大的口等着，一切都歸於死。黑暗，破壞，死——這就是人生的真相。真是一種絕對厭世主義。

他們一面是厭世主義者，一面是性的解放的主張者。他們的眼中，並無所謂道德、法律、習慣等一切的社會因襲制度，一任性欲本能的自然發動，不用智識，意志來加以壓抑。和托爾斯泰的禁欲說，正相反對。神聖的男女關係，在他們只認爲一種快樂的遊戲罷了。

阿采巴希甫作中的主人公，都是本能主義兼厭世主義的人。沙寧(Sanin)是他的代表作。主人公沙寧的妹子利達和一軍官賽爾勤關係的結果，懷妊了；苦悶得想去自殺的時候，被沙寧臨救了，有一段曉諭他妹子的話：

「原來你懷了妊了……這却不是好事……第一生子是極無聊的事，是齷齪，糊塗的事，其次，因此你就要被送入墓場了，這却最苦……」

「你怎麼好呢？我告訴你罷！可是你太膽怯，又不解事，所以爲難。不過你死了也無濟於事……你想，你死之後，世間即使聽見你曾經懷過妊的事情，那與你有什麼關係？那麼，你並不是因懷妊而死，只是怕世間而死……你大概自然不

是怕不認識的人，最怕的是愛你的人罷……但是他們也不過說不是由於正式的結婚，是在林間，草原上苟合而來的罷了；他們或將處罰你……但你有管他們的必要麼……他們都是糊塗東西，殘忍而且卑怯，因為世上有這樣無聊，殺風景的人在那裏，你就要自殺麼……

『……一個方法是把胎兒墮了呵，因為這個兒子是世界上誰都不要的，並且他的誕生，於苦痛以外，不給誰以甚麼……』

『……自然，殺生物是殘酷的事，因為他曉得生存的歡喜和死的恐怖，但是像這種毫無知覺的血肉塊……』

『……罪惡有甚麼罪惡呢？母親難產將死的時候，把已經有生命的，出來就會哭的嬰兒，塊塊地截開，或用了鋼鉗把他的頭鉗破，不是毫不罪惡的嗎……？那末，防遏毫無意識的，還不過是生理上的一種過程，並不顯然存在的一種化學的反應，就是罪惡了嗎……？』

阿采巴希甫還有妻的短篇小說，篇中敘述一男子先和一女子在林間苟合，後來作了正式的家庭，覺得興味索然，就彼此分離，過了幾年，再偶然邂逅。這男子也是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者，不認家庭，結婚，兒童的價值，在他，所謂人生的目的，不外是肉慾滿足，兒童不過是肉慾本能的偶然的產物，篇中主人公對於妻的懷妊的感想一節，很可窺見這樣的態度。

『妻對於懷妊的態度，我覺得很奇怪。她好像將懷妊當作有重大，深遠的意義的神聖事件，時時留心，注意未來的嬰兒。胎兒的是男是女於我們有何必要？爲何產生給我們的是幸福，還是悲哀？——這種都毫不顧慮。她暗暗地在心裏想像，以爲嬰兒的誕生，將從別方面給光明於我們的生活，使我們的生活有新的意味和新的快樂，像朝上的太陽一樣。我想：嬰兒是不管我底意志如何，一定地出來的，我可以希望嬰兒誕生，也可以不希望，可是他是無論如何出來的。我從前並不感到嬰兒的必要，現在也沒有感到。我和未來的嬰兒，毫無關係。我有』

我的生活，我有我自己還沒有享盡，誰都不能侵犯我的偉大廣汎的自由生活，一想起將來，愈覺得嬰兒的誕生，在我好像是一種無用的重荷，把我生活上的計劃，如數攪亂了……」

對於世間一切，都不承認何等的價值，繁殖，娠妊，兒童等性的根本事實，在抱絕對的個人主義的作者看來，無非是不可抗的，無意義的，可憎的現象罷了。

阿采巴希甫的認兒童是母的本能的偶然的產物，含有一種嫌惡的色彩。可是同是認兒童是母的本能的偶然的產物的人，也有把這本能盲目地來謳歌，尊重『誤解的母性』的。英國的亨金在一九〇六年發表的最後的特姆郎家中，很可窺見這種見解。女主人公謝耐脫與情人關係了生了子，彼此別去；八年後二人重逢，男女彼此已沒有愛可言。謝耐脫的家庭爲面目計，強謝耐脫和這男子正式結婚的時候，謝耐脫提出爲母的本義，來反抗她的父母和伯母：

謝耐脫：可恥？要生子是可恥的事嗎？究竟爲甚麼要有女子？伯母！不是爲生

子嗎？

伯母 行了婚禮才生子的呀。

謝耐脫 伯母！女子在結婚未發明的幾千年前，已經生了子的！並且不會錯，到結婚制度廢止的幾千年後，也是要生子的！

母 謝耐脫！

謝耐脫 可不是嗎？母親！我是這樣想的，我覺得凡是健全的女子，一定誰都會這樣想的，只要見解不錯。我要想兒子，從人形遊戲停止以後一直到現在。不是想要螟蛉子或別人的兒子，是要想自己的兒子。自然，早就想結婚的，現今，要想做母親，結婚大概是普通的方法罷。可是時日一天一天地過去，誰都不曾來和我議婚，年紀漸漸大了，機會錯過了。這當兒，我遇着他，就戀愛了他。或者我那時戀愛『戀愛』也說不定。但是覺得很爽快，因為幸而遇着真想念我的人，將女子正當地當作女子的人——不是因為我伶俐，所以和我說話，因為我強健，

所以大家去打庭球的人，是因為要接吻，要戀愛，所以想念我的人。是的，是要想戀我的人。

父 女兒聽我的話！自己既然這樣說，這大概是你的本心罷。可是，到你年紀大了，魯尼長成了的時候，恐怕要後悔罷！對於將無父的子生在世間的事。

謝耐脫

決不，決不後悔，保得住。無論有甚麼事情，就使魯尼因我的行為來

憎恨我，我對於我是母親的事，總永遠地歡喜罷！因為我總算生活過了。那種糊塗地無謂地把一生送掉的女人們，沒有感覺到母親所覺着的歡喜和苦痛的女人們，不曉得還要怎樣豔羨哩！倘然她們曉得這個，曉得這心情——覺得這兒子是自己的兒子，是自己的一部分的心情；為兒子的原故，病，苦痛，連死也不怕的心情；這是自己的兒子，誰都不能從自己手裏把他奪去，因為誰都不及自己痛感着這兒子的要求；這樣的心情。用臉頰去受柔軟可愛的吹息，煩惱的時候去騙他，啼哭的時候去慰他，這是母親的事務，並且是神聖的事務。

這段議論，很可看出婦女的性的強調和母性的權威，可是所謂『母性』在作中只是漠然的種族保存本能的意思，和愛倫凱 (Allen Key) 的『母性復興論』中所謂『母性』是全不同的。作者亨金在這作中，對於一切的性的生活，都用着極原始的見解，在這裏，兒童於母性的盲目的本能發動的結果以外，是沒有意義的。

三 兒童是自我永存的一種的手段說

這是易卜生 (Ibsen) 斯德林堡 (August Strindberg) 郝卜特曼 (Hauptmann) 等劇作中所表現的兒童觀。要想因了繁殖來繼續自我，比之上面的二說，顯含着人生肯定，世界樂觀的態度，前兩說是繁殖否定，這是繁殖肯定了。

在敘述這說以先，先應說明的就是『自我』二字的意義。『自我』二字，看去好像很明白，不要何種的說明，可是一加深究，便成了一種不可捉摸的東西。梅德

林克 (Maeterlinck) 至於將自我比作一朵星雲，說是理解，定義都不可能的。

煩瑣的哲學上的考察，不是本篇的目的，姑且依了英國現代思想家嘉本特 (Adward Carpenter) 在他名著愛與死中所暢說的解釋，將自我分析說述如下：

(甲) 永久不滅的自我——這就是宇宙的生命，超越時間，脫離死亡，永遠做人間生命的源泉和人性要素的根柢的。

(乙) 內面的自我——這就是人間的靈魂；凡用愛情，才智，美的觀念，勇氣，正義心等名詞所表示的人格的因素都是。

(丙) 外面的自我——這是和色欲，食欲有關係的人格的因素，或稱動物的自我。

(丁) 肉體的自我——這就是指能目見手觸的軀體。

(戊) 種族的自我——這是以種族的感情為中心的人格的因素，在人間，多取了『內面的自我』的形式來發現，至於動物，是潛在的，但是自然地強烈地

發動着。

自我分析起來，有上面的五種。所謂『兒童是自我永生的一種的手段』的『自我』是那一種自我呢？在易卜生，斯德林堡，赫卜特曼等的社會劇中所表現的，是『內面的自我』。就是要想將自己的靈魂、品性，移植到自己所建設的『兒童的國』裏，使他永生。

還有一件要注意的事，要使『內面的自我』永生，不但僅有繁殖的方法。康德的哲學，莎翁的文學，都可使他的『內面的自我』永生，繁殖只是『內面的自我』永生的一種的方法罷了。所以說是『一種的手段』。

要想在兒童的身上，灌注自己的精神，思想，使他永生。這思想和近代的個人主義結合了，便成功一種悲劇——就是夫婦間的『兒童爭奪戰爭』。做父的要想使自己的『內面的自我』移植在兒童身上，做母的也要想將自己的『內面的自我』移植在兒童身上，彼此互相困了兒童，永生自己的『內面的自我』彼此

互想排擠了對手來占領後繼者，結果就起了一種以兒童爲目的的戰爭。這種夫婦兩性間的血戰，可謂近代文學上悲劇中的悲劇。

郝卜特曼在平和祭中，描寫醫生肖爾茲夫婦，因彼此爭奪兒童，使二男一女都陷於悲慘的運命的事。易卜生在約翰伽蒲里爾薄克曼 (John Gabriel Borkman) 中，敘一好勝的婦人，因憤慨丈夫事業上的失敗，要想將自己的主張，意見灌注於獨子的愛爾哈爾脫，使他立身成名，藉此一洩丈夫的恥辱和自己的不平。以復振家聲的目的，和丈夫及她的學生妹間，大起兒童爭奪的戰爭。

把這種家庭悲劇，描寫得最深刻的，要推瑞典的斯德林堡，他的劇作如死人底跳舞，父親，都描寫着這種題材，至於父親，竟是描寫『兒童的爭奪戰爭』的典型的作品了。

父親是三幕的結婚悲劇，差不多可以說是近代人對於兩性關係的一切苦痛，煩悶的結晶。主人公是個瑞典的騎兵大尉，熱心於科學的研究，關於女兒培爾太

的教育事情，和其妻羅拉，大起紛爭。大尉要使培爾太到都會去受高等教育，豫備作將來的教師；羅拉呢，要使培爾太留在家裏做美術家；大家要想因了自己的信念，獨占後繼者，大尉於是拿法律所承認的『父親的權利』來作戰爭的武器：

大尉 培爾太在兩禮拜以內就要到京裏去寄宿。

羅拉 那麼要問寄宿在甚麼地方？

大尉 就是會計檢查院的養夫培爾西君的家裏。

羅拉 那個無神論者那裏？

大尉 照法律，子女總是因了父親的信仰教育的。

羅拉 那末，母親沒有插嘴的權利的嗎？

大尉 一點都沒有！女子是因了法律上的契約，把生得的權利賣了的，得着的報酬，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受男子的保護。

羅拉 因此，你就說母親沒有叫子女怎樣的權利了！

大尉 當然沒有，把已經賣去的東西仍舊取回，一面還要收得代價，這是不能的事。

羅拉 但是用了父母的同意……

大尉 那裏可以有這樣的事！我說要叫她到京裏去，你說要她留在家裏，如果果用數學的見解來說，培爾太就住在家裏和京裏中間的車站裏了。

羅拉 那末，做父親的爲甚麼對於子女有方才所說的權利呢？

大尉 要叫父親負責任的時候，就生權利。只要是結婚的，對於是父親的一層，本不容疑。

羅拉 沒有疑嗎？

大尉 大概沒有罷！

羅拉 倘然妻不貞的時候呢……

大尉 有這種事的嗎？

羅拉是個不能反省，寬容的悍婦。大尉呢，完全是個學究，別人的片言隻句，在他都做了冥想，分辯的材料。羅拉的答辯，使大尉陷入疑惑的境地，培爾太是不是我的女兒？我對於她可不可以主張『父親的權利？』這樣的疑惑，支配住了大尉，再加以羅拉廣布的種種疑陣的擺佈，大尉遂成了狂人，結果把燃着的洋燈，向羅拉投擲，演出狂死的慘劇。

要想將兒童當作自我永生的一種手段，獨占地在兒童上遺留自己的不朽性，至於賭了生死去排斥對手。這種兩性相互間的血戰，完全是性和個人主義衝突的表現，確是近代的悲哀的一種。

四 兒童是人類保存和進化的唯一的手段說

這是英國現代諷刺劇作家蕭伯納 (Bernard Shaw) 的意見。所謂『人類保存』就是『自我保存』蕭的見解，在這點上，很和易卜生、斯德林堡、郝卜特曼等

相似，不過前者所要保存的是『種族的自我』，後者所要保存的是『內面的自我』罷了。

蕭的繁殖觀，兒童觀，是繼承德國哲學家叔本華 (Schopenhauer) 的性欲哲學的。要講蕭的思想，不能不先略述叔本華思想的要旨。

據叔本華所說：世界的實體是意志，是非理性的無意識的，盲目的意志。磁鐵的相吸引，水的下奔，一切生物的用了全力保全生命，和甚至於擲了生命去圖種族的繁殖，都是並無何種目的，徒然要想主張自己的努力，就是無非世界意志的發動。這世界意志在男女關係上發動的，就是性欲。性欲就是性的戀愛。所以一切性的生活，都是盲目的努力的發現。這是叔本華的繁殖觀的根本。

這叫人盲目地永遠保存種族的世界意志，有一個目的，就是使具有某一定特質的新個人出生。常用了極大的勢力，令特定的男女結合，『洛彌阿奇列脫！你們相愛阿！』這樣地發布命令，不管你承認不承認。（註——洛彌阿奇列脫是莎翁

劇“Romeo and Juliet”中的男女主人公）自然要想使人將宇宙的大目的，認作自己的快樂幸福。在人的心中，種植種種的幻影。人類的本性，不是個人地生存，是種族地生存的。

要之，叔本華的性慾觀的特色，可以歸納為三點。

(一) 欲求種族的自我的永存不死，是世界意志的發動。

(二) 世界意志並無何種目的，只是主張自己的盲目的努力。

(三) 性的生活的唯一目的，是種族保存。

在這三點中，蕭所繼承的是(一)和(三)兩項，至於(二)的一項，是蕭所不取的。在蕭，世界意志的努力，是理性的，有意識的；是有一個偉大目的的東西。目的就在生出比較更清高的人類。蕭這見解，明明受着德國哲人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超人說的影響了。

兒童不但是為保存人類，並且是人類進化的惟一的手段，這是蕭的兒童觀。蕭

的劇作中常以一種深遠的人生哲學爲根本，他認世界意志是『生的力』(Life Force)這就是人類的本能。『生的力』本來盲目，常有自己浪費和破壞的事情，人的頭腦，是看見『生的力』的眼目，用了頭腦，可以使『生的力』向着正當的目的前進。我們人類曾用了思索發見世界意志，發見實行這目的的手段了，應該再使他達到目的，就是應該達到人生的哲學的自覺。蕭的作劇的目的，在示現『生的力』的幽玄的步調，除去一切的人類的無自覺，無意識。

『生的力』的發展的目的是甚麼？在生超人，蕭的所謂超人，就是比較更清高的人間，是近人間的超人。他以爲英國人不如數成克林威爾，羅馬人不如數成愷撒，德國人不如數成路德貴推，世界的進步，是沒有希望的。所以我們人類在進化上面懸着唯一的希望，渴仰超人的出世，同時不得不先求超人的母，因爲超人是女子的腹內誕生的。蕭因了這見解，認性的生活上，女子比男子能自覺地活動，女子是追逐的，男子是被追逐的，女子是能動的，男子是被動的。

這樣人生肯定的繁殖觀。很多在他的作中表現着，最標本地具體化的作品，就是人與超人，據蕭自己說：這劇是捉了『人生的哲學的自覺』的化身近代人約翰，太那和『生的力』的化身美女子亞姆，使他們於某種程度中行一般男女之事的事的。

亞姆是個在結婚年齡中的無父的美少女。大為青年魯濱生所崇拜戀愛，魯濱生是中世紀騎士氣質的人，他的愛亞姆，無非將她當作神祕的示現和幻想底本體。亞姆呢，卻是本能地自覺『生的力』的命令的女子，斥魯濱生的愛，是和『生的力』毫無交涉的愛，於是改慕自己的保護者思想上的革命家約翰，太那，認為未來的夫——自己所生超人的父，不斷地加以追逐。

這太那，就是蕭所謂『達到人生的哲學的自覺』的人物，他深曉得亞姆的侵略的，能動的行為的動機和理由，對於亞姆，這樣地觀察着：

亞姆想和男子結婚，這目的決不是為她自己的幸福，或他人的幸福，只是為了

自然的緣故。女子所有的活氣或生力，是要生超人的宇宙的創造力的盲動。所以女子并自己也去犧牲，至於犧牲男子，那是更無所用其躊躇的了。在女子，男子不過認作達這目的的器械——是女子因為要想最經濟地實行『生的力』的命令所考案出來的器械。女子善於照顧男子，這恰和兵士的善於照顧槍礮，音樂家的善於照顧提琴一樣。女子碰着男子有危險就恐慮，男子死了就哭，這是因為沒有做父的男子，就沒有生出超人的機會的緣故。女子的身上所現着的這世界的大目的，全然將男子作奴隸，女子用了虎求食樣的熱烈的愛來與男子相接，畢竟無非欲得丈夫。所以早一日也好地快想結婚，是女子的事情，反之，遲一日也好地想避結婚，是男子的事情。

這樣達觀着的太那，要想保全自由的自我本位的生活，對於激烈襲來的世界意志的捕捉，盡了全力逃避，到終被亞姆追究着了，做了俘虜。到了這裏，太那遂恍然悟到人類原不曾遂行着自己的意志，所遂行的只是世界的意志，因為有使亞

姆得夫的世界意志，所以追逐了我，逼我結婚的。太那這樣覺悟了以後，就和亞姆訂婚。可憐的魯濱生呢，結果成了獨身的失戀詩人。要之，兩性關係是超越個人關係的。——這是劇中的結論。

蕭曾自己公言，這劇的第三幕，是當作『爲進化論的聖書的創世紀』而作的。這是很有興趣的話。從叔本華的世界意志說出發了，在人間的種族的使命上，顯着地蒙着優生學的理想主義的色彩，蕭的見解，的確有可歡迎的地方。可是在蕭，兒童仍是一種『手段』這點，和托爾斯泰，斯德林堡等的兒童觀，沒有兩樣。蕭是個諷刺作家，所以把太那的煩悶，很樂天地描寫着，若在托爾斯泰，斯德林堡的筆下，這事件恐防要認作自我對性欲的血戰，當做近代人的精神的爭鬪，畫出悽慘的局面了。

五 兒童是性的更新作用的產果說

這是尼采、嘉本特、愛倫、開伊等思想中所含有的兒童觀。在他們，兒童本身是一個目的，並不是他目的的手段。性的戀愛的目的，不但在保存種族，也不但在自我的永遠化，是在行圖增進自己和種族的生命的一種高尚深遠的兩性間的更新作用。

嘉本特說：『愛的意義的解鑰，是因了補足作用的更新；』又，『男女結合的第一目的是在造子孫，這觀念有不滿足的地方。戀愛的目的，不但在保存種族，是要使種族完全，使種族的自己表現圓滿。』

開伊說：『愛是結合。這不但為要創造新的存在，是為男女兩個各因了他一個可以成功新的存在，並且比一個人的時候可以更加偉大的緣故。』

嘉本特、開伊都是性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對於兒童，不用功利的見解來看，是對於種族的影響着想的。他們不注重於兒童的『量』，而注重於兒童的『質』。鄙薄偶然的繁殖，尊重有意的繁殖。補足，更新，進化——這三者的聯絡，就是到他

們『性的理想鄉』的必經的途徑。

尼采是性的理想主義的先驅者，嘉本特，開伊的性的見解，都是繼承他的思想的，他在察拉圖斯忒拉這樣說：中小兒與結婚篇裏面說：

『你年青，想生子和結婚，但是我問你：你有生子的資格嗎？你是對於一切的勝利者，是克己者，是官能的支配者，是美德的所有者嗎？還有，你這願望，是被獸性或不得已的必要所驅迫而成的呢？還是因為要想解你的寂寞呢？或者還是因為你自己不滿足的緣故呢？我希望你用了你的勝利與自由去求孩子，對於你的勝利與自由，建築一活的記念碑，不但使你的種族繁殖，還要使他向上。你要創造比你更高貴的肉體！要創造最初的運動，一個自轉的車輪——就是要創造一個創造物！所謂結婚，就是因為要想創造比『創造』更偉大的東西，兩個意志的合的一活動。』

這對於兒童的新義意，新價值上，可謂說盡無餘了。自覺地圖自己和種族的向

上，男女便用了至純的愛的結合，因了相互對等的補足作用，更新和進化，造出對於到達『偉大存在』的紀念碑——這就是性的理想主義者所謂兒童的意義和價值的全部。

嘉本特，開伊等所謂補足，更新，原基本於『性的戀愛的補足的性質』的。關於戀愛的補足的性質的考察，叔本華已有過基礎，後來奧國學者衛凝格爾（Otto Weininger）又試過方程式的研究。這就是兩性問題研究上有名的衛凝格爾的性的牽引的法則。衛凝格爾不承認有純粹的男女，他以爲世上所存在的無非是無限的性的中間級，所謂男性或女性，不過是理想乃至類型罷了。因之，我們的所謂男子，就是多有着男性分子的人，所謂女子，就是多有着女性分子的人。男女都是複性，一面又具備兩性的性的特徵的。

衛凝格爾依了這個斷定，立他性的牽引的法則。說男女行性的牽引時，兩方都用了自己所有的男女兩性的全分子去牽引的。例如一個男子，自己備着四分之

三的男性和四分之一的雌性，他的最適的補足者，配偶者，就是有四分之三的女性和四分之一的男性的女子。因為這男子渴望着自己所缺乏的女性分子，那女子也同樣地渴望着自己所不足的男性分子，互相牽引，其中有完全的性的親和力的緣故。這一對男女結合了，二人上面，就現出完全的男性和女性，這樣的配偶中，性的牽引力，親和力最強。

衛凝格爾自己雖是個叔本華流亞的繁殖否定者，他這法則，卻有益於性的理想主義者。有着上述偉大的性的親和力的男女，所生的兒童，就是所謂『戀愛的兒童』。凡是兩性問題的研究者，沒有一個不渴仰讚美『戀愛的兒童』的，衛凝格爾也說：『戀愛的兒童必定有負擔幸運的運命。』開伊說：『戀愛的兒童所以多才能，就是做最好最適的配偶者的優秀男女，大家合了一體的緣故。』『戀愛的兒童』要之，就是『當作性的更新作用的產果的兒童。』尼采的所謂『超人』，就是這『戀愛的兒童』的最偉大的代表者。

結論

上五說，雖然各有各的見解，但是把他大別起來，可以歸為三種：

(甲) 手段的兒童觀。

(乙) 目的的兒童觀。

(丙) 認兒童為偶然的產物，目的，手段，兩方都不屬的兒童觀。

第五說是屬於(乙)的，第二說是屬於(丙)的，其餘如第一說，第三說，第四說，都是屬於(甲)的。

還有，用了繁殖肯定和繁殖否定的分別來看，第一說和第三說是繁殖肯定說，其餘都是繁殖肯定說。

現在姑且依了原有的順序，把各說來略施評斷。

第一說中托爾斯泰的兒童觀，於矯正近世男女將兒童認作幸福的妨礙物的

謬見，很是一種有尊嚴的棒喝。他認生子是因性慾而墮落的人們的罪惡補償法，對於近代婦人的因利己的欲望逃避為母的惡風，痛誠說，『聖書裏說，男女都被給與一種法則，男子有勞動的法則，女子有生育的法則。』他的主張兒童的尊嚴，不能不說是他的長所，可是我們對於他的兒童觀，究竟不能滿足。

人沒有將他人作達某種目的的手段之權利。持禁欲主義的托爾斯泰，不承認結婚的道德的價值；對於兒童祇與以方便的價值，認為達宗教上目的的手段，這從新性的道德上說，實在是不道德的事情。並且我們不能承認人生否定的意見，所謂『第二的理想世界』在人生肯定者的我們，不但不期待，而且並不認為必要的。我們還相信有靈肉一致的戀愛，對於托爾斯泰的認性的戀愛即是性欲衝動，也不能贊同。要之托爾斯泰的兩性觀，完全是立脚於原始基督教的偏見，這種偏見，原始基督教從前曾向歐洲人傳導，托爾斯泰恐怕是最後的提唱者罷。

第二說中，阿采巴希甫等作品中的思想，完全是一種絕望的厭世觀，將一切戀

愛生活當做一種享樂的遊戲。頹廢所至，竟要使人類男女退化為動物的雌雄。一切都是本能的，性的結合，就是本能滿足的一種，兒童就是不能免的，盲目的，本能的產物，此外毫無意義，價值可說。這種無理想要求，無理知分子的兩性觀，當然也不是我們所能承認的。

第三說，就是將兒童認作『自我永存的一種的手段』的見解。對於前二說底繁殖否定，雖然是一種繁殖肯定的主張，可是將同類的人間，認作自己永存的手段，在這一點上，也有和第一說同樣的難關。並且男女競爭地，要想在子女身上移植自己的心靈，也是一種對於『大自然』的無思慮的叛逆行為，到底是不可能的事。原來男女結合了生得子女，這子女的自我，用數學的說法來說，就已成了父的自我，母的自我和子女自己的自我的總和。子女身上有父的自我，同時也有着母的自我，這是近代遺傳學者所明示力說，可以認為真理的。在這分子複雜的子女身上，想圖絕對的『內面的自我』的永生，已經是做不到的事，並且子女也有

自己的自我，決不任父母的占據。以父或母底心情爲心情，以父或母的靈魂爲靈魂，這樣暴虐的打算，斷不是有個性的子女所甘受，並且適足引起子女的反抗。易卜生在約翰·伽蒲里爾·薄克曼中，明表示着這樣的徑路。斯德林堡的父親中，培爾太也曾露出反抗的口吻了。

第四說，蕭的見解，比之前幾說，顯帶着理想主義的光明的色彩，是我們可以歡迎的思想。但爲種族而犧牲個人的傾向，實大有令人不能滿足承認的地方。還有，只將兒童認作種族保存的手段一點，也和其他的『手段的兒童觀』有同樣的弱點。

第五是認『兒童是性的更新作用的產果』說。這明明是兒童自己是目的，不認作達他目的的手段。的見解，認性愛的目的，不但在保存種族，還要因了高尚的更新作用謀自己和種族的向上，換句話說，就是要用了人智，去整理自然所發現的本能。這是何等勇敢的努力！有了這努力，方才人間的性的生活，可以和動物界

的性的生活，異其面目。在謀永遠的進化上，在尊重性的關係上，我們所贊同的，就是此說了。

附記

這篇東西，是以日本島村民藏氏的著書爲藍本的。島村民藏是個潛心於兩性問題研究的學者，同時是個劇作者，他關於兩性問題，先後出了現在近代文學上的兩性問題性的理想主義兩性問題大觀三書。我讀過了這三部銜接的著作，就「燒直」成了這篇文字，其中直譯的地方也有只取大意的地方也有，至於引例，也有參考了別的书籍，把他變易的處所，均望原着者和閱者諒解。

一九二一九，一，在杭州

東方文庫目錄

- [1] 辛亥革命史
[2] 帝制運動始末記
[3] 壬戌政變記
[4] 歐戰發生史
[5] 大戰雜話
[6] 戰後新興國研究(二)
[7] 華盛頓會議
[8] 俄國大革命記略
[9] 勞農俄國之考察
[10] 蒙古調查記
[11] 西藏調查記
[12] 世界之秘密結社
[13] 世界風俗談
[14] 日本民族性研究
[15] 中國改造問題
[16] 代議政治
[17] 歐洲新憲法述評
[18] 領事裁判權
[19] 新都市
[20] 貨幣制度
[21] 社會政策
[22] 合作制度
[23] 農荒豫防策
[24] 近代社會主義
[25] 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26] 社會主義神髓
[27] 婦女運動(三冊)
[28] 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29] 家庭與婚姻
[30] 新聞事業
[31] 東西文化批評(三冊)
[32] 中國社會文化
[33] 哲學問題
[34] 現代哲學一樹
[35] 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36] 心理學論叢
[37] 名學稽古
[38] 近代哲學家
[39] 柏格遜與歐悌

〔40〕克魯泡特金

〔43〕處世哲學

〔46〕科學基礎

〔49〕新曆法

〔52〕笑與夢

〔55〕石炭

〔58〕科學雜俎(四冊)

〔61〕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64〕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67〕美與人生

〔70〕國際語運動

〔73〕元也里可溫考

〔76〕近代法國小說集(三冊)

〔79〕近代日本小說集

〔82〕現代獨幕劇(三冊)

〔41〕甘地主義

〔44〕羅素論文集(二冊)

〔47〕宇宙與物質

〔50〕進化論與善種學

〔53〕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56〕鍍錠

〔59〕近代文學概觀(二冊)

〔62〕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65〕但底與哥德

〔68〕藝術談概

〔71〕考古學零簡

〔74〕東方創作集(二冊)

〔77〕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80〕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42〕戰爭哲學

〔45〕究元決疑論

〔48〕相對性原理

〔51〕迷信與科學

〔54〕食物與衛生

〔57〕飛行學要義

〔60〕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63〕近代戲劇家論

〔66〕莫泊三傳

〔69〕近代西洋繪畫(二冊)

〔72〕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75〕近代英美小說集

〔78〕歐洲大陸小說集(二冊)

〔81〕枯葉雜記